搜神記/第12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十一卷 ◄

搜神記
第十二卷

► 第十三卷

天有五氣，萬物化成：木清則仁，火清則禮，金清則義，水清則智，土清則思：五氣盡純，聖德備也。木濁則弱，火濁則淫，金濁則暴，水濁則貪，土濁則頑：五氣盡濁，民之下也。中土多聖人，和氣所交也。絕域多怪物，異氣所產也。苟稟此氣，必有此形；苟有此形，必生此性。故食穀者智能而文，食草者多力而愚，食桑者有絲而蛾，食肉者勇橄而悍，食土者無心而不息，食氣者神明而長壽，不食者不死而神。大腰無雄，細腰無雌；無雄外接，無雌外育。三化之蟲，先孕後交；兼愛之獸，自為牝牡；寄生因夫高木，女蘿托乎茯苓，木株於土，萍植於水，鳥排虛而飛，獸跖實而走，蟲土閉而蟄，魚淵潛而處。本乎天者親上，本乎地者親下，本乎時者親旁：各從其類也。千歲之雉，入海為蜃；百年之雀，入海為蛤；千歲龜黿，能與人語；千歲之狐，起為美女；千歲之蛇，斷而復續；百年之鼠，而能相卜：數之至也。春分之日，鷹變為鳩；秋分之日，鳩變為鷹：時之化也。故腐草之為螢也，朽葦之為蚖也，稻之為也，麥之為蝴蝶也； 羽翼生焉，眼目成焉，心智在焉：此自無知化為有知，而氣易也。雀之為獐也，蚖之為蝦也：不失其血氣，而形性變也。若此之類，不可勝論。應變而動，是為順常 ；苟錯其方，則為妖眚。故下體生於上，上體生於下：氣之反者也。人生獸，獸生人：氣之亂者也。男化為女，女化為男：氣之貿者也。魯，牛哀，得疾，七日化而為虎，形體變易，爪牙施張。其兄啟戶而入，搏而食之。方其為人，不知其將為虎也；方有為虎，不知其常為人也。故晉，太康中，陳留阮士瑀，傷於虺，不忍其痛，數嗅其瘡，已而雙虺成於鼻中。元康中，歷陽紀元載客食道龜，已而成瘕，醫以藥攻之，下龜子數升，大如小錢，頭足殼備，文甲皆具，惟中藥已死。夫妻非化育之氣，鼻非胎孕之所，享道非下物之具：從此觀之，萬物之生死也，與其變化也，非通神之思，雖求諸已，惡識所自來。然朽草之為螢，由

乎腐也；麥之為蝴蝶，由乎濕也。爾則萬物之變，皆有由也。農夫止麥之化者，漚之以灰；聖人理萬物之化者，濟之以道：其然與；不然乎？

季桓子穿井，獲如土缶，其中有羊焉，使問之仲尼，曰：「吾穿井其獲狗，何耶？」仲尼曰：「以丘所聞，羊也。丘聞之：木石之怪，夔，『魍魎』。水中之怪，龍，『罔象』。土中之怪曰『貴羊』。」夏鼎志曰：「『罔象』如三歲兒，赤目，黑色，大耳，長臂，赤爪。索縛，則可得食。」王子曰：「木精為『游光』，金精為『清明』也。」

晉惠帝元康中，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隱隱。視聲發處，上有小竅，大如蚓穴。瑤以杖刺之，入數尺，覺有物。乃掘視之，得犬子，雌雄各一，目猶未開，形大於常犬。哺之，而食。左右咸往觀焉。長老或云：「此名『犀犬』，得之者，令家富昌，宜當養之。」以目未開，還置竅中，覆以磨礱，宿昔發視，左右無孔，遂失所在。瑤家積年無他禍幅。至太興中，吳郡太守張懋，聞齋內牀下犬聲。求而不得。既而地坼，有二犬子，取而養之，皆死。其後懋為吳興兵沈充所殺。尸子曰：「地中有犬，名曰『地狼』；有人，名曰『無傷』。」夏鼎志曰：「掘地而得狗，名曰『賈』；掘地而得豚，名曰『邪』；掘地而得人，名曰『聚』。『聚』無傷也。」此物之自然，無謂鬼神而怪之。然則『賈』與『地狼』名異，其實一物也。淮南畢萬曰：「千歲羊肝，化為『地宰』；蟾蜍得『苽』，卒時為『鶉』。」此皆因氣化以相感而成也。

吳諸葛恪為丹陽太守，嘗出獵，兩山之間，有物如小兒，伸手欲引人。恪令伸之，乃引去故地。去故地，即死。既而參佐問其故，以為神明。恪曰：「此事在白澤圖內；曰：『兩山之間，其精如小兒，見人，則伸手欲引人，名曰「傒囊」，引去故地，則死。』無謂神明而異之。諸君偶未見耳。」

王莽建國四年，池陽有小人景，長一尺餘，或乘車，或步行，操持萬物，大小各自相稱，三日乃止。莽甚惡之。自後盜賊日甚，莽竟被殺。管子曰：「涸澤數百歲，谷之不徙，水之不絕者，生『慶忌』。『慶忌』者，其狀若人，其長四寸，衣黃衣，冠黃冠，戴黃蓋，乘小馬，好疾馳，以其名呼之，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。」然池陽之景者，或「慶忌」也乎。又曰：「涸小水精，生『蜮』。」「蜮」者，一頭而兩身，其狀若蛇，長八尺，以其名呼之，可使取魚鱉。

晉，扶風楊道和，夏於田中，值雨，至桑樹下，霹靂下擊之，道和以鋤格折其股，遂落地，不得去。唇如丹，目如鏡，毛角長三寸，餘狀似六畜，頭似獼猴。

秦時，南方有「落頭民」，其頭能飛。其種人部有祭祀，號曰「蟲落」，故因取名焉，吳時，將軍朱桓，得一婢，每夜臥後，頭輒飛去。或從狗竇，或從天窗中出入，以耳為翼，將曉，復還。數數如此，傍人怪之，夜中照視，唯有身無頭，其體微冷，氣息裁屬。乃蒙之以被。至曉，頭還，礙被不得安，兩三度，墮地。噫咤甚愁，體氣甚急，狀若將死。乃去被，頭復起，傅頸。有頃，和平。桓以為大怪，畏不敢留，乃放遣之。既而詳之，乃知天性也。時南征大將，亦往往得之。又嘗有覆以銅盤者，頭不得進：遂死。

江，漢之域，有「貙人」，其先，廩君之苗裔也，能化為虎。長沙所屬蠻縣東高居民，曾作檻捕虎，檻發，明日眾人共往格之，見一亭長，赤幘，大冠，在檻中坐。因問「君何以入此中？」亨長大怒曰：「昨忽被縣召，夜避雨，遂誤入此中。急出我。」曰：「君見召，不當有文書耶？」即出懷中召文書。於是即出之。尋視，乃化為虎，上山走。或云：「貙，虎化為人，如著紫葛衣，其足無踵，虎，有五指者，皆是貙。」

蜀中西南高山之上，有物，與猴相類，長七尺，能作人行，善走逐人，名曰「猳國」，一名「馬化」，或曰「玃猿。」伺道行婦女有美者，輒盜取，將去，人不得知。若有行人經過其旁，皆以長繩相引，猶故不免。此物能別男女氣臭，故取女，男不取也。若取得人女，則為家室。其無子者，終身不得還。十年之後，形皆類之。意亦迷惑，不復思歸。若有子者，輒抱送還其家，產子，皆如人形。有不養者，其母輒死；故懼怕之，無敢不養。及長，與人不異。皆以楊為姓。故今蜀中西南多諸楊，率皆是「猳國」「馬化」之子孫也。

臨川間諸山有妖物，來常因大風雨，有聲如嘯，能射人，其所著者，有頃，便腫，大毒。有雌雄：雄急，而雌緩；急者不過半日間，緩者經宿。其旁人常有以救之，救之少遲，則死。俗名曰「刀勞鬼。」故外書云：「鬼神者，其禍福發揚之驗於世者也。」老子曰：「昔之得一者：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。」然則天地鬼神，與我並生者也；氣分則性異，域別則形殊，莫能相兼也。生者主陽，死者主陰，性之所托，各安其生，太陰之中，怪物存焉。

越地深山中有鳥，大如鳩，青色，名曰「冶鳥」，穿大樹，作巢，如五六升器，戶口逕數寸：周飾以土垤，赤白相分，狀如射侯。伐木者見此樹，即避之去；或夜冥不見鳥，鳥亦知人不見，便鳴喚曰：「咄咄上去！」明日便宜急上；「咄咄下去！」明日便

宜急下；若不使去，但言笑而不已者，人可止伐也。若有穢惡及其所止者，則有虎通夕來守，人不去，便傷害人。此鳥，白日見其形，是鳥也；夜聽其鳴，亦鳥也；時有觀樂者，便作人形，長三尺，至澗中取石蟹；就人炙之，人不可犯也。越人謂此鳥是「越祝」之祖也。

南海之外，有「鮫人」，水居，如魚，不廢織績。其眼，泣，則能出珠。

廬江耽，樅陽二縣境，上有大青小青黑居山野之中，時聞哭聲多者至數十人，男女大小，如始喪者。鄰人驚駭，至彼奔赴，常不見人。然於哭地，必有死喪。率聲若多，則為大家；聲若小，則為小家。

廬江大山之間，有「山都」，似人，裸身，見人便走。有男，女，可長四五丈，能相喚，常在幽昧之中，似魑魅鬼物。

漢光武中平中（註：中平當為中元，因光武無中平年號。或光武為靈帝之誤。），有物處於江水，其名曰「蜮」，一曰「短狐」。能含沙射人。所中者，則身體筋急，頭痛，發熱。劇者至死。江人以術方抑之，則得沙石於肉中。詩所謂「為鬼，為蜮」，則不可測也。今俗謂之「溪毒」。先儒以為男女同川而浴，淫女，為主亂氣所生也。

漢，永昌郡不違縣，有禁水；水有毒氣，唯十一月，十三月差可渡涉，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；渡輒病殺人，其氣中有惡物，不見其形，其似有聲。如有所投擊內中木，則折；中人，則害。士俗號為「鬼彈。」故郡有罪人，徙之禁防，不過十日，皆死。

余外婦姊夫蔣士，有傭客，得疾，下血；醫以中蠱，乃密以蘘荷根布席下，不使知，乃狂言曰：「食我蠱者，乃張小小也。」乃呼「小小亡」云，今世攻蠱，多用蘘荷根，往往驗。蘘荷，或謂嘉草。

鄱陽趙壽，有犬，蠱，時陳岑詣壽，忽有大黃犬六七群，出吠岑，後余相伯歸與壽婦食，吐血，幾死。乃屑桔梗以飲之而愈。蠱有怪物，若鬼，其妖形變化雜類殊種：或為狗豕，或為蟲蛇。其人不自知其形狀，行之於百姓，所中皆死。

滎陽郡有一家，姓廖，累世為蠱，以此致富。後取新婦，不以此語之。遇家人咸出，唯此婦守舍，忽見屋中有大缸，婦試發之，見有大蛇，婦乃作湯灌殺之。及家人歸，婦

具白其事，舉家驚惋。未幾，其家疾疫，死亡略盡。